

钟兆云 著

落日

闽台抗战纪实

鹭江出版社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落日：闽台抗战纪实/钟兆云著. —厦门：鹭江出版社，2005.6

ISBN 7-80671-448-0

I. 落... II. 钟...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7581 号

落 日

——闽台抗战纪实

钟兆云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361004)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350011)

开本 787×1092 1/16 25.75 印张 4 插页 510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71-448-0
K·38 定价：48.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序 章	 1
暴风雨前的先知	1
卢沟桥事变中最先对付侵略者的福建人	6
■ 第一章 金门沦陷前后	16
战云在海峡西岸上空浓聚	16
厦门首战·聚焦胡里山炮台	24
金门沦陷——“华南的卢沟桥事变”	29
陈仪枪毙逃跑县长·众义士跨海袭金门	36
抗战号角吹吹吹	41
■ 第二章 厦门血战	52
日本海军大将虎视厦门	52
三天血战	56
“七七”以来中华民族的又一沉痛的损失	65
血证兽类集团	70
令日伪心惊肉跳的暗杀和突袭	75
国民党省府紧急内迁·共产党频献抗战良策	83
■ 第三章 壮士一去兮	89
福建子弟兵整编北上	89
弯弓射日	92

捐躯赴国难	100	
“沙家浜”的火种	108	
勒马长城·日军“名将之花”之谢	111	
中山舰上热血写春秋	120	
 第四章 救亡的浪潮，一波又一波		134 
厦门儿童为国争光	134	
芗潮剧社血写史诗	141	
烽火中高树起抗战旗帜	145	
从福建走出的台湾抗日义勇队	155	
 第五章 海外赤子毁家纾难		170 
陈嘉庚组建“南侨总会”	170	
胡文虎以爱国为天职	175	
富商巨贾和小贩劳工的爱国情怀	183	
史册流芳的闽侨英烈	189	
 第六章 1940 年档案		199 
两块泐碑，分记着反攻捷报和惊天倭患	199	
陈嘉庚战时回故乡	206	
 第七章 福州作战		216 
今天和昨天	216	
闽江要塞，血性男儿捍患成仁	218	
国军众生效过千秋	221	
用鲜血和生命记载下的日军暴行	231	
民众御侮气壮山河	237	
反攻福州	241	
大潮，好一场血战	244	
 第八章 击水中流		253 
来自延安的指示	253	

长乐之战和琅尾大捷	256
斩了原田最高指挥官	261

■ 第九章 永安这座山城266 ■

东南半壁，闪耀着抗战进步文化之光	266
摧不毁的抗战意志	272
曙光前的黑暗	275

■ 第十章 大陆在这头，台湾在那头284 ■

台湾台湾，我们的台湾	284
呐喊中怒放在鹭岛的台湾抗日之“花”	291
鼓浪屿百年园楼背后的故事	296
抗日台胞和他们留在福建的足迹	300
“皇民化运动”中的殊死反抗	309
文斗：50年留下不死的民族气节	318
武斗：“原乡人的血必须流回原乡才会停止沸腾”	324

■ 第十一章 落日332 ■

福州二度沦陷·共产党闽海造声势	332
太阳旗的穷途末路	340
分水关的葬礼	351
泪水欢歌·魔鬼举双手	356

■ 第十二章 硝烟中归来的版图365 ■

台湾的天快亮了	365
福建：迎接台湾回归的后方基地	370
欢庆中落下台湾武装抗日的最后一幕	380
历史铭记这个时刻	387

■ 并非多余的后记402 ■

血写的历史应是世代铭刻的记忆	402
----------------	-----

序 章

暴风雨前的先知

1936年12月底。

碧波荡漾的台湾海峡以380公里的恢弘气势，从东北到西南缱绻舒展出一条紧衔闽台的青萝带。丰富的鱼产在这条连接了数千年的血脉脐带上，不知忧愁地游弋跳跃，一如既往地生殖繁衍。

落日的余晖在天际消逝。从大海布满褶皱的四角，夜幕扇动着灰黑的翅膀，阴森森地袭盖上来，湛蓝的海水转瞬间泛现墨绿。一艘发自高雄的邮轮，穿破被咸咸的海浪润湿的雾气，急速向厦门港航行。

邮轮上坐着赴日本访问回国的郁达夫。这位“五四”文学大军中极富个性的一代文豪，此时正担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的职衔。

邮轮在海上一路颠簸，郁达夫的心海也一直在波澜起伏。从日本到台湾，从台湾往厦门，他都显得忧心忡忡。他对此行的感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无孔不入的日台浪人和身旁左右潜伏的黑手，使得他只能郁结在胸中。

郁达夫下榻于厦门中山路天仙旅社，行装甫卸，消息灵通的《星光日报》记者赵家欣便前来叩访。谈及此番访日观感，郁达夫终于可以一吐胸中块垒了：

“日本给我的印象像一幅刺目的、色彩极浓的图画，表现的是病狂和不调和。自从患了那不可救药的侵略症以后，简直是疯了。他们备战很急，日常的一切设施尽都军事化起来。”

在日本明湾头，得知下头就是马关，郁达夫不由得想到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澎的恨事，挥笔写下：“却望云仙似蒋山，澄波如梦有明湾。逢人怕问前程驿，一水东航是马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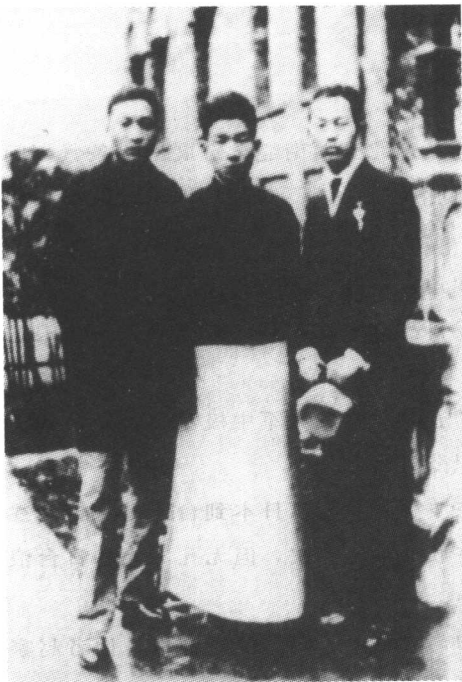
赵家欣细品之下，只觉字字句句都充塞着民族的悲愤与爱国的热情，与梁启超游马关所作的诗句“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堪称异曲同工之双璧。

面对眼前这位同样“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文化人，热情洋溢的郁达夫不顾劳累，还滔滔不绝地谈了他对台湾的观感：

“台湾青年苦得很，读的不是汉文，而是日文。有三个以上的学生站在路旁谈话时，

就有日本警察过来干涉。但是台湾青年经常想念他们还未见面的‘妈妈’——中国。日本统治台湾快40年了，但台湾人民不甘屈服，大小暴动多达百余次……”

赵家欣对这位蜚声文坛的前辈作家仰慕已久，在记录郁达夫的谈话时，不时也发表自己的感慨：“先生说得很深刻，民国以后的20余年中，日本对中国的关系，没有一年不施行其侵略虐杀的政策。”



1937年7月25日，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成立，郁达夫为理事长。9月，改名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图为郁达夫（中）与友人在福州青年会门前合影留念。

郁达夫莅厦的消息见报后，慕名者纷纷到旅社探访并求索书幅。郁达夫在和亲朋旧友谈话时，以及应邀在厦门所作的演讲中，不忘向国人发出企盼祖国强盛、台湾早日回归的肺腑之言。他还联系台湾的现状，磅礴正气地激愤呼吁：

“亡国奴是做不得的啊！只有战斗才能制止敌人的侵略！”

郁达夫对军国主义泛滥的日本有着切肤之痛，缘于他留日生涯中的所见所闻。

1913年9月下旬，他跟随兄嫂踏上了东渡扶桑的行程，直到1922年接到郭沫若等人一再促请他回国主持创造社工作的来信后，才结束了在东瀛长达10年的留学生涯。“日本呀日本。我去了。我死也不再回到你这里来了！但是我受了故国社会的压迫，不得不自杀的时候，最后浮上我脑海的，怕就是你这岛国呢！”这就是作为弱国子民的郁达夫在离日之际的复杂感受。

对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郁达夫也是了解的，在他的锦绣文字中不时流露出悲悯和激愤之情。早在1930年写就的短篇小说《十三夜》中，他就刻画了一个名叫陈君的台湾青年画家肖像：

（陈君）祖籍是福建，祖父迁居在台湾，家境是很好的。然而日本的帝国主义，却压迫得他连到海外去留学的机会也没有。虽有巨万的不动产，然而财政管理之权，是全在征服者的日本人的手里，纵使你家里每年有二三万的收入，可是你想拿出一二万块钱到日本国境以外的地方来使用是办不到的。他好容易到了东京，进了日本国立的美术学校，卒了业，在二科展览会里入了选，博得了日本社会一般美术爱好者的好评，然而行动的不自由，被征服者的苦闷，还是同一般的台湾民众一

样。于是乎他就不得不只身逃避到这被征服以前的祖国的中国来。逃虽则逃到了自由之邦的中国来了，可是他的精神，他的自小就被压迫惯的灵心，却已经成了一种向内的、不敢自由发展的偏执狂了；所以待人接物，他总免不了那一种疑惧的、踌躇的神气，所以到了二十八岁的现在，他还不肯结婚，所以他的追逐梦影的习惯，竟成了他的第二个天性。

陈君怀着苦闷的心情从台湾到东京、从东京到中国大陆寻梦，但他的梦想注定是无影无踪的，在8月13日夜整个希望都破灭后，不久即在明媚的西湖边上病故。“我”和他生前的知友筹款为他在西湖营葬，“因为他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致死的牺牲者，丧葬行列弄得盛大一点，到西湖的日本领事馆门前去行一行过，也可以算作我们的示威运动”。

郁达夫对日本、对台湾的复杂情怀，就寄寓在这些文字里！

1936年2月，郁达夫接受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邀请来闽工作后，公私宴游酬酢频繁，却仍以国难为念。他在题赠新闻界同人的诗中，激励大家大敌当前，务须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在《战争与和平》一文中，他历数日本帝国主义自1915年出台“二十一条”后，“总没有一年不再施行其侵略虐杀的政策”，提出主和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战斗才能制止敌人的侵略。这年10月，革命文豪鲁迅逝世，作为挚友的郁达夫赶赴上海扶柩送葬，而后肩负使命东渡扶桑（1946年3月，郁达夫在印尼从事地下抗日活动时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的消息传出，郭沫若撰文忆旧，文中说：“他那时候是在福建省政府做事情，是负了什么使命到东京的，我已经不记忆了。”），归国途中专门访问了台湾。



1937年，郁达夫与夫人王映霞合影于福州。

郁达夫在厦门之日，正处于1936年和1937年的岁尾年头。日本、台湾之行的所见所闻更增添了他的忧国之情，坚定了他抗日救国的决心。熟知军事地理和政治历史的郁达夫，凭着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和正义的洞察力，在厦门写就的《可忧虑的一九三七年》一文中，扼要地分析了形势，相告国人日军正在磨刀霍霍，预言“1937年，也许是中国的一个濒于绝境的年头”，并为此大声疾呼：

“民族的中兴，国家的再造，就要看我们这一年内的努力如何！”

“亲爱的众同胞，现在决不是酣歌宴舞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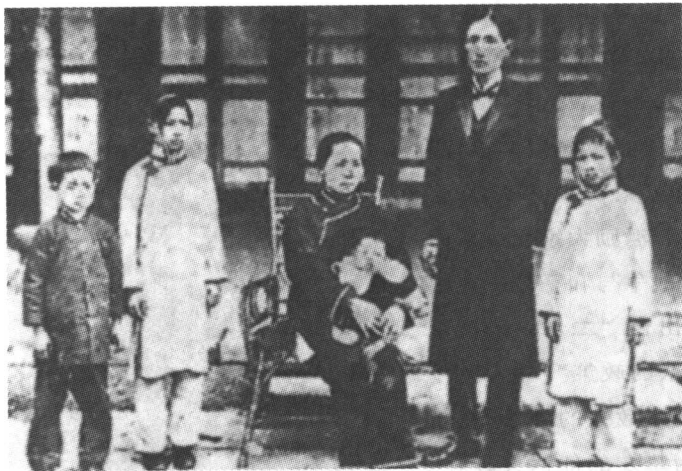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爱国作家，也是身为国民政府一省参议对国事的“参议”。

1937年的七七事变，证明了郁达夫预见的准确性。

在此前此后的许多文章中，郁达夫还如是抒发爱国衷肠：“祖国啊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与夫四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

在战争的阴云逐渐浓聚、笼罩中国上空时，许多像郁达夫这样的有识之士发出了愤然之声，并为了民族的中兴、国家的再造而殚精竭虑。

他们中不乏义不臣倭的台湾同胞。历史已作明证：大多台胞并不像郁达夫小说《十三夜》中的青年画家那般消沉，更不颓废。而这，正是作家所希望的。



连横于民国元年赴大陆前与全家合影。右起：次女春台、连横、夫人赵兰坤及三女秋汉、长女夏甸、子震东。

连横（现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祖父）便是众多爱国台胞中的卓越代表。

连横号雅堂，其先祖于清初自福建龙溪搬到台湾台南府宁南坊马兵营（郑成功当年驻军之地）。他自幼深受传统汉文化的熏陶，青年时代经历了马关割台的痛苦体验，同时遭受台亡、父丧的双重打击以及故居被毁之祸。

“国家可能一时破灭，若历史不坠，国家复兴可期。”

抱着这种不渝的信念，自称“弃地遗民”的连横，“生根台湾，心怀大陆”，牢记恢复故土之志。他认为，要恢复故土就不能让民族精神的文化标志在历史上泯灭，台湾要复兴，就要发扬中华文化，不能让台湾的历史湮没。

于是，连横以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保存祖国文化为己任，一次次携眷往返于厦门、福州、北京等地，考察国内形势，搜罗爬梳史乘，致力于历史文化遗产的搜集与整理。章太炎读其抒发山河破碎之痛、故国沉沦之苦、恢复故土之志的诗章后，击节赞叹：“此英雄有怀抱之士也！”正是在这位文化英雄的不懈努力下，台湾汉文化在渐被东洋文化渗透的关键时刻，出现了《台湾通史》这样的皇皇巨著。

连横不仅致力于祖国文化的传承和建设，更致力于民族的解放，台湾的光复。他不甘后人也受日本奴役，1931年在独子连震东于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后，命其回祖籍国效力。他如是谆谆相告：“欲求台湾之解放，须先建业祖国。余为保存台湾文献，故不得不忍居此地，汝今已毕业，且谙国文，应回祖国效命。余与汝母将继续汝而往。”

他为此特地致函国民党元老张继：“弟仅此子，雅不欲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人，是以托诸左右。昔子胥在吴，寄子齐国；鲁连蹈海，义不帝秦。况以轩辕之胄，而为他族之贱奴，泣血椎心，其何能怒？”其对国之忧心，对儿之期望，跃然纸上。

1933年，连横在《台湾诗乘》、《台湾语典》等著作次第告成时移居大陆，以实现叶落归根、终老故国之夙愿。在横渡台湾海峡的船上，他兴奋异常，作诗抒怀：

内渡舟中

饮马长城在此行，男儿端不为功名。

十年宿志偿非易，九世深仇报岂轻。

北望旌旗诛肃慎，南归俎豆祭延平。

中原尚有风云气，一上舵楼大海横。

舟中夜梦

卅载蹉跎历险滩，片帆今日去台湾。

春潮浩荡南溟大，夜色苍茫北斗寒。

志士不忘在沟壑，男儿何必恋家山。

他年击楫归来后，痛饮高歌七岛间。

这两首七律，表达了连横不当亡国奴、矢志报效祖国的心志，寄寓了希望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收复台湾、统一祖国的豪情。

内渡大陆后，连横并不是闲等老之将至，在为保卫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而潜心述作时，他依旧心念台湾，尝对子女言：“余自台湾沦陷，吾家被毁，三十余年靡有定睡。”

1936年6月28日，心怀祖国统一的一代史学大家连横，带着“光复台湾”未了的心愿在上海离世。弥留之际，他仍不忘故土之耻，不改复疆之志，谓其独子连震东云：“今寇焰迫人，中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即其时也，汝其勉之！”

得知儿媳赵兰坤临盆在即，连横遂留遗言：“中日必将一战，若生男则名‘连战’，寓有自强不息、克敌制胜之意义，又有复兴故国、重整家园之光明希望！”



幼年一直在日机轰炸下担惊受怕、从小厌恶日本侵略者的连战。

睿智的连横不仅预见到了中日必有一战，让儿子和即将出世的孙子背负起抗战使命，而且坚信中国抗战必胜，台湾必能于此时光复！

先知先觉的何止是大陆的郁达夫，台湾的连横！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武装，还处身国民党的“围剿”之中，就看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响亮地向炎黄子孙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强烈呼吁。

泱泱中华，无数志士仁人都切身感受到：日军橐橐的军靴、隆隆开进的装甲，连同他们永不满足的贪婪涎线，正从东三省逼近、逼近，向着中华腹地开进、开进。

他们中，有一人，不仅预见到了日本的亡华野心，而且亲身见证了抗日战争第一枪，最先直接对付日本侵略者。

他叫王冷斋，福建福州人。其人其事其大节，堪值历史永记。

卢沟桥事变中最先对付侵略者的福建人

1937年7月7日，教科书中和中日关系史上经常出现的日子，一个为中国人、也为日本人所无法忘记的特别时间。这一天，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吞并整个中国、进而独霸亚洲的美梦，悍然在北平挑起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驻防宛平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守军奋起还击，全国抗日战争由此开始。



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抗击日军的进攻。

这是耳熟能详的一段历史，自小就勾起我对卢沟桥的一种特别心绪。

1990年9月，大学刚毕业的我第一次从南方来到首都北京。除了“太阳升”的天安门，最想看的地点就是卢沟桥。我当然不是来看风雅悠久的“卢沟晓月”，而是凭吊那段叫我打小就刻骨铭心的历史，追寻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响震撼民族心灵的正义反击的枪声。和我结伴同行的，是前来北京参加亚运会活动的台湾书画家钟福天老先生。

我们在北国清秋中向着京郊卢沟桥漫步而去。260多米长的11孔古老石桥，480多只形态各殊的石雕小狮，大清朝乾隆皇帝遒劲有力的御书“卢沟晓月”石碑，在静穆中被如血的夕阳笼罩着。桥下千百年来日夜流淌的永定河，在潺缓地浅吟低唱，伴着树上和草地里的秋虫鸣叫，更衬托出秋日的幽静。

我查过资料，卢沟桥始建于金代，卢沟即桑乾水的故道，古称“无定河”，康熙重修时赐名“永定河”。明、清两代走旱路出京，无论是云贵湖广，还是江南闽浙，车马均由此经过。彼时出京行旅，多是四五更动身，走到广安门外西南方的这座桥，正好是晓风残月之时，回首京华，首先见到的是下弦残月，情景凄然，是故“卢沟晓月”成为“燕京八景”之一。

明人顾起元诗云：“西山笼雾晓苍苍，一线桑乾万里长。最是征夫望乡处，卢沟桥上月如霜。”说的便是此中情景。清代北京郊区的建制，北面、东面属大兴县，西南、南面属宛平县。大兴没有县城，宛平则在卢沟桥畔修了个小县城，只有南北两门，一眼可望到头。就这样一个小得可怜的城池，在1937年7月7日却成为日军挑起战祸、首先炮击的目标，由此蔓延开了八年抗战的烽火，连系到亿万人的身家性命。

余生也晚，待我来见，元朝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提及的这座古桥，已经整修，名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桥畔的宛平古城，城堞犹在，和古桥一样供人凭吊和游览。

残阳西坠，皓月升空。抚摸着两侧桥柱上那精巧玲珑的石狮，抬眼四望桥头桥尾的华表、石亭以及桥畔的宛平古城，我不禁思绪万千，眼里没有“卢沟晓月”，有的只是战火硝烟！我在思索：卢沟睡狮醒否？中国睡狮真的已醒？可知战后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可知中华民族新的危机？

另一个硕大的问号在我脑海中盘桓不去：事实胜于雄辩，为什么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一小撮人还在诡辩抵赖，拒不正视侵略罪行，还企图用谎言掩盖这段沾满了中国人民乃至亚洲各国人民鲜血的史实呢？

抗战时期钟老先生曾在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就读，彼时日军飞机三天两头来袭，有许多鲜活的生命就在他眼前化为血色泥尘，他对“皇军”、对抗战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他作为海峡那头亟需的人才赴台任教，了解到“宝岛”所受日本殖民当局荼毒的种种真相。晚年他常去日本办画展，对日本右翼分子篡改教科书的丑

行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对日本某些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时不时就有内阁大臣发出所谓“战争是为了和平”的谬论深恶痛绝，不止一次地向日本友人表达了自己的愤慨和谴责。

老画家和我一起凭吊故国沧桑的陈迹，和我一起叹息，一起愤怒。我们也一同坚信：纵然有一小撮日本右翼分子为掩盖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而不断翻新花样，但墨写的谎言终究抹煞不了血写的历史！

又一日，我们来到1987年修复的宛平城楼（宛平城行政区已撤销，归北京市丰台区管辖），来到在县署故址旁落成不久的由邓小平亲笔题名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纪念馆举行的中秋活动中，钟先生和福建老乡、当年的抗日名将杨成武将军坐在了一起。钟先生再次重提：日本必须正视侵华历史！杨成武颌首，并加一句：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这是两个有识老者的对话。

在他们谈话时，我更多的是在参观，那些忠实记载历史的图片、文物，深深吸引了我，工作人员的热心讲解、解疑析惑，更使我增添新知。就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我第一次知道了王冷斋这位福建乡贤的名字。

这才恍悟，一段耳熟能详的历史背后，其实还有许多你不懂或闻所未闻的东西，历史的细节可以深挖不竭，越挖越吸引人。

不知道王冷斋，就不要奢谈了解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头几天，直接对付日本侵略者的，正是这位时任宛平县长的王冷斋。

1935年，王冷斋在保定军校老同学、时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的秦德纯邀请下，出任北平市政府参事兼宣传室主任。1937年1月1日，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专事处理中日交涉事件及下辖宛平、大兴、通县、昌平等四县政务，王冷斋又被任命为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

此时，宛平县的形势已十分严峻。随着日军加紧对华北的侵略步伐，宛平及其辖下的卢沟桥以其愈发显要的军事地位而令日军垂涎。王冷斋兼任此职，算是临危受命，不仅要处理驻丰台（时属宛平县辖）日军有意制造的一起起事端，还要面对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的一次次威胁利诱。他每晚都是拖一身疲惫披着月光回家。

王冷斋凭着灵敏的嗅觉和精到的分析，认定日本侵略者决不以侵占东北三省为满足，还要用武力夺取华北，进而征服全中国。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平津，更时时聚积在宛平这弹丸小城上空。他隐隐感觉到日本人早已给古老的北平套上了绞索，只是不知它那双罪恶的手何时会拉紧。他时加警惕，可令人忧心的是，北平、天津报纸的头条还经常刊载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军政要员同日方要员来往应酬的新闻，单是和平的幻想实不足以掩盖平津所处的危急！

7月7日下午，驻丰台日军继6日之后，又来到卢沟桥附近的龙王庙、大瓦窑一带实弹军演，气氛异于往常。至晚间10时40分许，演习场地忽然响起一阵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宛平县城寂静的夜空。紧接着，城外响起凌乱的脚步声，几名日军跑至宛平城下，大声宣称丢失了一名士兵，要求进城搜索。

接到守城官兵的报告后，王冷斋对日军的阴谋一望而知：好个进城搜索，这还不是日本鬼子挖空心思，想兵不血刃、不费一枪一弹就占我宛平城，打开通往河北的门户。他不假思索地下令：“日军在演习场丢失士兵与我方无关，不能打开城门！”他根本没想到，7月7日卢沟桥畔日本人响起的这阵枪声，竟由此拉开了震撼世界、持续八年的中日大战序幕。后来，他有感而发，作诗以纪：“一声刁斗动孤城，报道强邻夜弄兵。月黑星沉烟雾起，当时七夕近三更。”他还在诗的开头加了小序：“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之夜，近十一时，枪声忽作于宛平城外，后查知为日兵所发。”

日军所谓丢失的这名士兵，实因解手时迷失方向，但很快就已归队。不料日军竟以此为借口，要挟中国，发兵包围宛平城，并开枪示威。王冷斋夤夜向北平市政府和冀察外交委员会报告后，紧接着，受令以首席代表身份赶赴东交民巷与日本大使馆相邻的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部，向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交涉。此时已是7月8日凌晨2时许。

松井讲完打枪和日本兵失落的情况后，王冷斋立即起身，用极其严肃的目光扫视一遭桌旁的日本代表，然后把目光停在松井那张肥胖的脸上，郑重声明：“你们说枪声响于宛平城东门外，可我方在此并无驻军，由此可以断言绝非我方所发。就是城内守兵也查明并无开枪之事，每人所带子弹一发不少。至于所说失落日兵一名，我方派出警察到各处搜寻，也毫无踪影。”

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的樱井诡辩道：“城外搜寻不到失踪的演习士兵，必须进城搜索，方才知道究竟。”

王冷斋一双锐利的眼睛逼视着樱井：“樱井先生此言差矣！你不是不知道，自我在宛平主政始，就已下令夜间关闭城门，日兵在城外演习，岂能在城内失踪？”

面对这有力的诘问，惯于诡辩的樱井梗脖子瞪眼睛，竟至有好一会儿没答上话来。

“退一步说，果有日兵失落之事，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宛平县长王冷斋（右二）与日军牟田口廉也大佐（左二）会商解决办法。

也绝和我方无关。”王冷斋说罢一声冷笑，扫视一遍日方代表，直言不讳地说，“我倒想起了当年贵国南京领事藏平自行隐匿之事，昨夜发生的事，或许是仿效这一故伎重演吧？是不是企图作要挟的借口哇？”

由于王冷斋态度强硬，一番争执后，日方只好表示，为周到起见，中日双方各派代表同往宛平城一并调查，待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

车经丰台日军营地时，王冷斋被一身披挂的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截下。牟田口脸露凶相地质问：“王专员此去，是否负有处理事件之全责？”

置身于杀气重重的日军兵营，王冷斋毫不畏惧，反唇相讥：“刚才在你们特务机关部所商，是先作调查。现在我所负的只是调查使命，事态未经明了，尚谈不到处理。”他还一语双关地说：“此事责任应由谁负，总会真相大白。”

牟田口步步进逼：“现在事机紧迫，应即迅速处理，阁下为地方行政长官，此事发生在贵署管辖境内，自有权宜处理之权，而不须再行请示。”王冷斋对牟田口所言不予理睬，语气严正地强调一定要先调查然后再谈处理。

在半小时的论战中，牟田口死乞白赖，语带威胁，但王冷斋处身于刀光剑影中，却铁骨铮铮，决不就范。

一向傲慢骄横的牟田口，自从在东三省长驱直入以来，就认定中国的官吏不过是一摊稀泥，恐日已成普遍心理，一经恫吓，没有不屈服的。不想这服“灵丹妙药”，今天竟失掉效力。眼前这个瘦筋窄骨、书生气十足的文官，竟敢当面顶撞“太君”，真是出人意料！牟田口威胁不成，反被问得张口结舌，先败下阵来，奈何不得，只好答应让王冷斋先行调查。

汽车进抵距宛平城二三里的东北角制高点沙岗时，已先行暗中抢占此地的日军拦住去路，同车的日本特务机关部辅佐官寺平要王冷斋下车，并以倨傲的口吻说：“现在事态已十分严重，来不及调查谈判了，请贵专员马上处理，下令城内驻军向西门外撤退。”

“这怎么行？！”王冷斋面对月光下黑压压一片的日军，正严厉色地斥问寺平，“你怎么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刚才在特务机关部谈判时，你不是也附议了吗？现在是调查枪声来源和失落日兵问题！刚才牟田口要求我负责处理，我已拒绝，你现在居然提出我军撤出、你军进城的无理要求，离题太远，更谈不到！真不知你是奉了何方命令？”

这时，日军队列里蹿出副联队长森田彻中佐，二话不说，便蛮横地把王冷斋强拉下车往前走，指着日军的阵容和密密排列的枪炮，眼露杀机阴森森地说：“王专员还是迅速决定为好，十分钟内，如无解决办法，严重事件立即爆发，枪炮无眼，你的危险！”

日军如此明目张胆地恫吓，却没吓倒手无寸铁的王冷斋。他一手叉腰，板下脸孔，指着森田彻、寺平严加痛斥：“你们这种举动，无异于土匪绑票！只是我奉命调查，早就无所顾虑什么危险了，你们是吓不倒我的！今日所行第一步调查办法，系在你们后方

(特务机关部)决定,你们前方后方不应如此矛盾吧?我现在向你们严正声明,此处非谈判之所,如你们依照后方决定之原则办事,须在城内从容相商。否则万一事态扩大,你俩当负全责!”

王冷斋身陷敌阵,备受威胁,却终不肯屈服,坦然将生死置于度外。森田彻黔驴技穷,只好让寺平陪他进城。

进城未息鞍马,王冷斋马上会合已先期到达的中日双方谈判人员,在专员公署紧急谈判。

日方代表气势汹汹,胡搅蛮缠,一会儿要追查士兵失踪的原因,一会儿质问为什么不许日军进城搜索。王冷斋毫不示弱,与他们展开唇枪舌剑的争辩。但日本侵略者本是别有用心,正应了北京的一句歇后语“带着眼镜锯碗——找碴儿”。他们原本就是借端挑衅,哪肯轻易罢手。不过半小时工夫(7月8日晨5时许),城外突然枪声大作,子弹纷纷掠屋顶而过。守军来报:城外日军已开始向城内射击。

王冷斋通过电话向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报告日军开火的情形后,严词质问樱井一伙:“你们今天可是亲眼看见了,日军首先开枪破坏了大局,因此,日方应负酿成此次事件的一切责任!”

樱井的态度开始软下来,有气无力、支支唔唔地说:“开枪或许是出于误会,一定要努力调解,勿使扩大。”

在宛平驻军的奋起反击下,城外日军颇有伤亡。7月8日晨5时30分,另有四路日军气势汹汹径向龙王庙及铁路桥的中国守军扑来。日本全面侵华的罪恶战争,就这样赤裸裸地扯下了遮羞布。

宛平是弹丸小城,如若日军重炮不断轰击,谁都不能担保早晚不被夷为平地。面对漫天战火,王冷斋训谕专署和县衙人员在强暴面前不屈不挠,无悔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他以抵抗安禄山叛军坚守睢阳孤城的唐朝大将张巡为人世楷模,说:“效法张睢阳,此其时也!”

王冷斋瘦弱的身影也不时出现在守城将士之列,勤加慰勉: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一尺一寸国土,都不能轻易放弃!

宛平、卢沟桥守军含垢忍辱已非一日,这一口郁积在胸中的恶气,在反击外侮中终得发泄,所以人人争先,不畏牺牲,奋起还击,接连打退日军的凌厉攻势。城内居民素敬王冷斋治宛之德,在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发动下,大敌当前,同仇敌忾,自发为部队运送弹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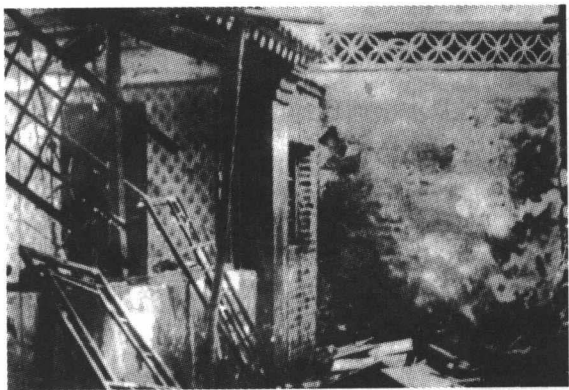
战至下午4时许,日军联队长牟田口派人携函由城外乡民绕道从西门~~转递~~进城。信封上书“王冷斋殿”(“殿”,日本多用于男性公民,即“先生收启”之意),信内云:“鉴于事态发展严重,请阁下会同吉星文团长、金振中营长立即与我方进行谈判。”

王冷斋洞悉奸计：日军主动停火谈判，妄想把自己和吉团长、金营长骗出防地，以调虎离山，方便他们乘虚攻城略桥。他立时回绝：“两国交战，敝人守土有责，不能擅离。”

约一小时后，牟田口又差人前来送信，向宛平政府发出三点通牒：（一）限即日晚8时止，中国军队撤到永定河西岸，日军亦撤至河东，逾时即以大炮攻城；（二）通知城内人民迁出；（三）在城内之日顾问樱井、通讯官斋藤等，请令其出城。

王冷斋看完这份最后通牒，明白日军显然以武力相威胁，妄想胁迫中国军民弃守宛平，以便不战而得，占领这座扼京津和河北平原咽喉要道的古城，既狡猾又愚蠢。他马上回信一封，就敌方照会相应作出答复：（一）本人非军事人员，对于撤兵一节，未便答复；（二）城内人民，自有处理办法，勿劳代为顾虑；（三）樱井等早已令其出城，唯彼等仍愿在城内谈商，努力于事件之解决。

枪炮声暂时停歇，城内城外一片沉寂，双方似乎都在静候事件如何推演。傍晚6时，墙上的挂钟甫鸣，王冷斋突然意识到专署已成日军炮击目标，为防不测，未便久驻，日方谈判代表虽然同样可恨，但他们毕竟是辅助办理外交，并非军事人员，理当尽力保护，勿令罹难。因此，他建议在专署附近另觅一所民房办公。早就吓得心惊肉跳的日方谈判代表哪敢有什么异议。



被日军炮弹炸穿屋顶的宛平县政府会客厅。

6时5分，王冷斋率众撤离专署。刚出大门不过十几米，日军的连珠炮便呼啸而至，第一炮便准确落于专署院内，在院子里炸了个大坑，把院里那棵杜梨树上刚结的小果子震落一地。接着又是几发炮弹，命中那间刚才谈判的会客厅，山崩地裂般炸开来，炸得瓦木横飞、屋倒窗塌，顷刻成为一片废墟。

“他妈的，你们日本鬼子真不守信用，离时限还差两小时就打炮了！”王冷斋用最大的声音在炮声与房屋震裂声中恨恨地朝日本代表骂道。

日方代表不敢接招，道声“快走快走”，便披着落满一身的灰尘和硝烟，抱头鼠窜躲炮弹去了。

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用9辆坦克配合步兵，力图一举攻克宛平城。但在宛平守军和老百姓的顽强抵抗下，日军的反复冲击屡遇挫折。